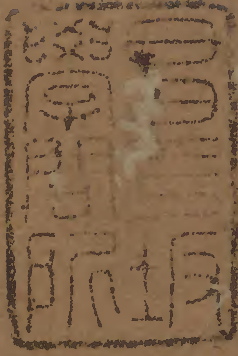


鶴林玉露

九之十二



			九	漢
			七	書
			一	門
四	八	二	六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内
〇	九	漢	
七	七		
函	一		
一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718
冊數	4 (3)	
函號	307	213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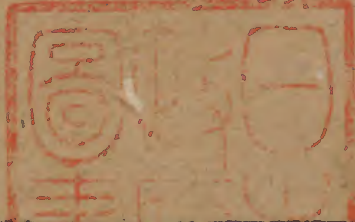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鶴林玉露卷之九

盧陵羅大經景綸

以學為詩

趙昌父云。古人以學為詩。今人以詩為學。夫以詩為學。自唐以來則然。如嘔出心肝。拍擢胃腎。此生精力盡於詩者。是誠弊精神於無用矣。乃若古人亦何嘗以孝為詩哉。今觀國風。間出於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口。未必皆學也。而其言優柔諄切。忠厚雅正。後之經生學士。雖窮年畢世。未必能措一辭。正使以後世之學為詩。其胸中之不醇不正。必有不能掩者矣。雖貪者賦。廉詩任。若賦隱逸詩。亦豈能逃識者之眼哉。如白樂天之詩。曠達



閒適意輕軒冕孰不信之然朱文公獨謂樂天人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及富貴處皆說得口津々於涎出可謂能窺見其微矣嗟夫樂天之言且不可盡信况餘人乎楊誠齋云古人之詩天也後世之詩人焉而已此論得之

活處觀理

古人觀理每於活處看故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夫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又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濶又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明道不除窓前州欲觀其意思與有家一般又養小魚次觀其自得意皆是於活處看故曰觀我生觀其生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學者能如是觀理胸襟不患不開闊氣象不患不和平

祝壽

陸象山在荆門上元不設醮但合士民於公所前所講洪範皇極欽時五福一段謂此即為民祈福也今世聖節令僧陞法座祝聖壽而郡守以下環坐而聽之殊無義理程大昌鄭丙在建寧並不許僧陞堂說法朱文公在臨漳且令隨例祝香不許人問話余謂若祖象山之法但請教官陞郡庠講席講詩天保一篇以見婦美報上之意亦自雅馴

至人

莊子謂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如周公遭變而赤鳥
几。孔子厄陳而絃歌自如。皆至人也。不濡不熱。其言
心耳。非言其血肉之身也。

桃錦柳綿

杜陵詩云。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於綿。初讀只
似童子屬對之語。及細思之。乃送杜侍御入朝。蓋綿錦
皆有用之物。而桃花柳絮。乃以區區之顏色。而勝之。亦
猶小人以巧言令色。而勝君子也。侍御分別邪正之官。
故以此告之。觀不分生憎之語。其剛正嫉邪可見矣。

村莊雞犬

韋平原南園於吳山之上。其中有所謂村莊者。竹籬
茅舍。窅然田家氣象。平原嘗游其間。甚喜。曰。撰得絕妙
但欠雞鳴犬吠耳。既出莊游他所。忽聞莊中雞犬聲。令
人視之。乃府尹所為也。平原大笑。益親愛之。大學諸生
有詩曰。堪笑明庭駕鷲。其作村莊犬雞。一日冰山失勢。
湯燖鑊煮刀割。

謝昭雪表

岳武穆家謝昭雪表云。青編塵乙夜之觀。白簡悟壬人
之譖。甚工。

末世風俗

王荆公論末世風俗云。賢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如
道賤者不得行禮。貴者得行無禮。其論精矣。嗟夫。荆公

生於本朝極盛之時。猶有此歎。況愈降愈下乎。

五百弓

荆公詩云。卧占寬閑五百弓。蓋佛家以四肘為弓。肘一尺八寸。四肘蓋七尺二寸。其說出譯梵。

白羊先生

紹熙甲寅。孝宗升遐。光宗疾不能喪。中外人情洶。襄陽兵官陳應祥。歸正人也。欲乘此為變。結約已定。其間一卒買卜於市。所謂白羊先生者。卜者詰之曰。此卜將何用。觀所占。是要殺爺殺娘底事。大不好。莫做却吉。其人色動。時都統馮湛帳前。適有一人在傍。知見。遂潛跡入之。數卒始不肯言。再三問之。乃以實告。但深以卜不吉為疑。其人曰。若疑其不吉。當與汝同首。可轉禍為福。卒然之。然恐無驗。乃引其人詣陳曰。此人都統帳前人也。近偶得罪。可為內應。陳始不信。再三言之。乃與以白巾一。告以期約。其人與卒急詣湛告變。時張定叟作帥。湛攜首狀告定叟。時定叟方卧起。與湛密議定。復就寢。徐令具酒肴與客飲。遣數人請陳。及其他一二兵官同來。面以首狀及白巾詰之。陳辭屈。乃集衆於教場射殺之。二人及白羊先生皆補官。

東坡文

莊子之文。以無為有。戰國策之文。以曲作直。東坡平生

熟此二書。故其為文橫說豎說。惟意所到。俊辨痛快。無復滯礙。其論刑賞也。曰。當堯之時。臯陶為士。將殺。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臯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其論武王也。曰。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則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殺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為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其以是哉。其論范增也。曰。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自此始。幾其論檄陳徂。從乾。曰。楚漢之間。生民盡矣。其豈懲秦之禍。以為爵祿不能盡靡天下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凡此類皆以無為有者也。其論厲法禁也。曰。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則舜之術也。其論唐太宗征遼也。曰。唐太宗既平天下。而又歲一出師。以從事於夷狄。蓋晚而不倦。暴露於千里之外。親擊高麗者。再焉。凡此者。皆所以爭先而處強也。其論從衆也。曰。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安。而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成危辱。凡此類

皆以曲作直者也。葉水心云：蘇文如虛行危，縱橫倏忽，數百千言，讀者皆如其所欲出，推者莫知其所自來，今議論之傑也。

叔世官吏

葉水心云：唐時道州西原蠻掠居民，而諸使調發符牒，乃至二百函，故元結詩以為賊之不如杜少陵，遂有蔡粲元道州前賢畏後生之語。蓋一經兵亂，不肖之人安相促迫，炒芥其民，賊猶未足以為病，而官吏相與亾其國矣。至哉言乎！古今國家之亾兆之者，夷狄盜賊而成之者，不肖之官吏也。且非特兵亂之後，暴驅虐取吾民，而強吏之欲張皇其事，誇大其功，借生靈之性命為富貴之梯媒，甚者假夷狄盜賊以邀脅其君，展轉滋蔓，日甚一日，而國隨之矣。

宰輔久任

唐太宗相房玄齡二十三年，用魏徵及相十八年。此外惟李林甫元載最久。國朝魏野贈王文正詩云：太平宰相年，出君在中書，十二秋蓋以為最久矣。至蔡京秦檜皆及十八九年。近時史衛王獨專國秉至二十六年。此古今所無。至晚年得未疾，猶專國秉數年。尤古今所無。故洪舜俞詩云：陰陽眠燮理。

東坡書畫

聖世宰臣
方得不然
相得不然
者皆擁權
保寵之後
愈久愈亂

言者
惜之為之

東坡謫僂耳道經南安於一寺壁間作叢竹醜石其
韓平原當國劄下本軍取之守臣親監臨以紙糊壁外
堵脫而龕之以獻平原大喜置之閱古堂中平原敗籍
其家壁入祕書省著作廷辛卯之火焚右文殿道山堂
而著作廷幸無恙壁至今猶存坡之此歸經過韶州月
華寺值其改建法堂僧丐坡題梁坡欣然援筆右梁題
歲月左梁題云天子万年未作神主欽時五福敷錫度
民地獄天宮同為淨土有性無性齊成佛道右梁題字
一夕為盜所竊左梁字尚存余嘗見之墨色如新坡歸
至常州報恩寺僧堂新成以板為壁坡暇日題寫幾遍
後遺稿作凡被之遺經斷中詔求蘇黃墨跡時僧死久
之以漆字賴以全至經斷中詔求蘇黃墨跡時僧死久
矣一老頭陀知之以告郡守除去漆紙字畫死然臨本
以進高宗大喜老頭陀得祠曹牒為僧

餽字

劉禹錫作九日詩欲用餽字以其不經見迄不敢用故
宋子京詩云劉郎不敢題餽字虛負詩中一世豪然白
樂天詩云移坐就菊叢餽酒前羅列則固已用之美劉
白倡和之時不知曾談及此否

博浪沙

張子房欲為韓報讐乃捐金募死士於博浪沙中以鐵
椎狙擊始皇誤中其副車始皇大怒索三日不獲未逾

年始皇竟死。自此陳勝吳廣田儵項梁之徒始相尋而
起。是禡祖龍之魄。倡群雄之心。皆子房一擊之力也。其
閔繫豈小哉。余嘗有詩云。不惜黃金募鉞椎。祖龍身在
魄先飛。齊田楚項紛一起。輸與先生第一機。

詩人胸次

李太白云。剗却君山好。平鋪湘水流。杜子美云。斫却月
中桂。清光應更多。二公所以為詩人冠冕者。胸襟闊大
故也。此皆自然流出。不假安排。

牒

左氏傳。王子朝之亂。晉命諸侯輸周粟。宋樂大心不可。
春秋時所執主於外國已用之矣。

姦錢

今江湖間俗語謂錢之薄惡者曰慳錢。按晉詎疏云。今
法錢不立。農民釋其耒耜。治鎔炊炭。姦錢日多。俗音訛
以姦為慳尔。

有若劫寨

左氏傳。吳師在魯。微虎欲宵攻王舍。擇卒三百。有若直
焉。葉水心曰。有若尚劫寨。何況他人。余謂吳師厭魯。
亾無日。有若視父母之邦。陷危如此。義氣所激。願與宵
攻之列。使誠因是而死。得死所矣。豈不賢於子路之死
乎。水心以為劫寨過矣。

无字

周易無皆作无。王述曰。天屈西北為无。蓋東南為春夏陽之伸也。故万物敷榮。而此為秋冬。陽之屈也。故萬物老死。老死則無矣。此字說之有意味者也。

朱文公帖

廬陵士友藏朱文公一小簡。真跡云。便中承書。知此日侍奉安佳。吾子讀書。比復如何。只是專一勤苦。無不成。就第一更切。檢束操守。不可放逸。親近師友。莫與不勝已者往來。熏染習熟。壞了人也。景陽想已赴省。季章當只在家。凡百必能盡心苦口。切須承稟。不可有違。諺云。萬勉之。大學說漫納。試讀之不曉處。可問季章也。才相見。千萬為門戶自愛。此簡蓋與其親戚卑行也。大全集所不載。後生晚輩。能寫一通。置之坐側。朝夕觀省。何患不好人。景陽姓許。名子春。季章姓劉。名黼。皆廬陵醇儒。從文公學。季章後為特奏第一人。

畢再遇

開禧用兵。諸將皆敗。唯畢再遇數有功。敵常以水櫃敗我。再遇夜縛藁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儼立成行。味爽鳴鼓。敵人驚視。亟放水櫃。旋知其非真也。甚沮。乃出師攻之。敵大敗。又嘗引敵與戰。且前且却。至于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黑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為

敗走敵乘勝追逐其馬已飢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
我師反攻之敵人馬死者不勝計又嘗與敵對壘度敵
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慮來相追乃留旗
幟於營并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敵不
覺其為空營復相持竟日及覺欲追則已遠矣近時沅
州蠻叛荆湖制司遣兵討之蠻以竹為箭傳以毒藥略
着人肉血濡縷無不立死官軍畏之莫敢前乃祖再遇
之智裝束藁人羅列焜耀蠻見之以為官軍萬矢俱發
伺其矢盡乃出兵攻之直擣其穴一戰而平

詩犯古人

世以為佳然杜少陵云莫嫌野外無供紅粟與青蔬
藥攔即此意也杜子野詩云尋常一樣窓前月纔有梅
花便不同世亦以為佳然唐人詩云世間何處無風月
纔到僧房分外清亦此意也欲道古人所未道信矣其
難矣紫芝又有詩云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世尤以
為佳然余讀文苑英華所載唐詩兩句皆有之但不作
一處耳唐僧詩云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有僧勸其
踰襲云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
偷古句古人詩句犯師兄此雖戲言理實如此作詩者
豈故效竊古人之語以為已語哉景意所觸自有偶然
而同者蓋自開闢以至於今只是如此風花雪月只是

如此人情物態。

徐孺子

伯夷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可謂離世絕俗矣。然不念舊惡。未嘗流於刻薄也。柳下惠視袒裼裸裎焉。能挽我可謂和光同塵矣。然不以三公易其介。未嘗流於苟賤也。此其所以為百世師歟。東漢徐孺子。矯々特立。諸公薦辟皆不就。然入薦辟者死。多雞漬酒萬里赴弔。於清高不混俗之中。有忠厚不忘恩之意。其為東漢人物之冠冕。不亦宜乎。

玄真子圖

十二時者固已妙矣。張仲宗詞云。欽笠披雲。青潭曉。櫻頭細雨。春江渺。白鳥飛來。風滿棹。收綸了。漁童拍手。蕉月筍。明月太虛同一照。浮家泛宅。忘昏曉。醉眼冷看朝。開煙波老。誰能惹得閒煩惱。語意尤飄逸。仲宗年逾七十。即掛冠後。因作詞送胡澹庵。貶新州。忤秦檜亦得罪。其標致如此。宜其能道玄真子心事。

貢將帥

自古夷狄盜賊之禍。所以蔓延滋長。日深一日。其終或至於亾國者。皆將帥之臣。玩寇以自安。養寇以自固。舉寇以自重也。故杜少陵詩。其於王室後遷之禍。每々深責將帥。如云。將帥蒙恩澤。兵戈有歲年。至今勞聖主。何

以報皇天又云登壇名絕假報主爾何遲又云天地日
流血朝廷誰請纓又云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公何以答
升平皆是意也然將帥之不用命實由於朝廷駕御操
縱之無法古人云譬如養鷹飽則颺去我太祖之御諸
將有守邊一二十年而不遷官者蓋謂扞禦免侵軼特
僅不失職耳非有戰勝攻取官固不可妄遷也至於曹
彬之平江南功亦不細矣然使相之除終至吝惜止於
賜錢百萬而已夫太祖豈食言之君而曹彬亦豈飽則
颺去之人哉英君誼辟遠慮微權衆人固不識也近世
以來將帥守邊僅免侵軼及至歲終則論功行賞屢遷
以賞之少陵詩云今日翔麟馬先宜駕鼓車無勞問
此諸將覺榮華言雖翔麟之馬亦必先使之駕鼓車由
賤而後可以致貴今諸將驟登貴顯如馬之未駕鼓車
而遽駕玉輅安於榮華志得意滿無復驅攘之志河北
叛亂決難討除無勞問也又云雜虜橫戈數功臣甲第
高亦此意。

夜績

漢食貨志云冬民既入婦人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
十五日。注謂每日又得半夜爲四十五日也然則農之
宵爾索綯儒之短檠夜誦豈可少哉胡澹庵書遺從子
維寧曰古之君子學欲其日益善欲其日加德欲其日

起身欲其日省體欲其日強行欲其日見心欲其日休
道欲其日章以為未也又曰日知其所止見其所不見
一日不使其躬息焉其愛日如是足矣猶以為未也必時
習焉無一時不習也必時敏焉無一時不敏也必時術焉
必時中焉無一時不中也其競時如是可以已矣猶以為
未也則曰夜者日之餘也吾必繼晷焉燈必親薪必燭
膏必焚燭必秉蠟必濡螢必照月必帶雪必映光必隙
明必借暗則記嗚呼如此極矣然而君子又曰終夜不
寢必如孔子雞鳴而起必如大舜坐以待旦必如周公
然則何時而已耶范甯曰君子之為學也沒身而已矣

何必貴是
之極考

傳青少服役平陽公主家後為大將軍貴顯震天下公
主此離擇配左右以為無如大將軍公主曰此我家馬
前奴也不可已而遍擇群臣貴顯無踰大將軍者迄歸
大將軍丁晉公起甲第鉅麗無比軍卒楊杲宗躬負土
之役勞苦萬狀後杲宗以外戚起家晉公得罪貶海上
朝廷以其第賜杲宗居之三十年世事翻覆如此古詩
云君不見河陽花今如泥土昔如霞又不見武昌柳春
作青絲秋作帚人生馬耳射東風柳色桃花豈長久秦
時東陵千戶侯華蟲被體腰蒼瓊漢初沛邑刀筆吏折
腰如磬頭搶地蕭相厥初謁邵平中廷百拜百不應邵
平後來謁蕭相故侯一拜一惆悵萬事反覆何所无二

子豈是大丈夫。窮通流坎皆偶爾。搏扶未必資搶榆。華胥別是一天地。醉鄉何曾有生死。儂欲與君歸去來。愁萬恨付一杯。

二蘇

朱文公云。二蘇以精深敏妙之文。煽傾危變幻之習。又云。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余謂此文公二十八字彈文也。自程蘇相攻。其徒各右其師。孝宗最重太蘇之文。御製序贊太學舍。然誦讀所謂人傳元祐之學。家有眉山之書。蓋紀實也。文公每與其徒言蘇氏之學。壞人心術。學校尤宜禁絕。編楚詞後語。坡公諸賦皆公議論所取甚少。

大筭數

有日者。謁黃直卿云。善筭星數。知人禍福。直卿曰。吾亦有箇大筭數。書曰。惠迪吉。從逆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大學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箇數。亘古今不差。豈不優於子之筭數乎。

論菜

真西山論菜。二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余謂百姓之有此色。正緣士大夫不知此味。若自一命以上。至於公卿。皆得咬菜根之人。則當必知其職分之所在矣。百姓何愁無飯喫。

鶴林玉露卷之九

鶴林玉露卷之十

養兵

廬陵羅大經 景綸

韓魏公曰養兵雖非古然亦自有利處議者但謂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調兵於民其弊乃如此後世既收拾強悍無賴者養之以為兵良民雖稅歛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父子兄弟夫婦免生離死別之苦此豈小事魏公此論可謂至當余觀梅聖俞寶元間為葉縣宰詔書令民三丁籍一立校與長號弓箭手以備不虞田里騷然聖俞作田家詩云誰道田家樂春稅秋未足里胥叩我門日夕苦煎促盛夏

以時無兵可
暴方無把可養

流潦多。白水高於屋。水既害我菽。蝗又食我粟。前月詔
書來。生齒復版錄。三丁籍一壯。要使操弓韜。州符令又
嚴。老吏持鞭朴。搜索稚與艾。唯存跛無目。田間敢怨嗟。
父子各悲哭。南畝焉可事。買箭賣牛犢。愁氣變久雨。鋤
空無粥。盲跛不能耕。死亾在遲速。我聞誠所慚。徒爾
叨君祿。却詠歸去來。刈薪向深谷。又汝墳貧女云。汝墳
貧家女。行哭音悽愴。自言有老父。孤獨無丁壯。郡吏來
何暴。縣官不敢抗。督遣勿稽留。龍鍾去持杖。勤苦嚼四
鄰。幸願相倚傍。適聞閭里婦。問訊疑猶強。果聞寒雨中。
僵死壤河上。弱質無以託。橫死無以葬。生女不如男。雖
為兵之令。便覺氣象與天寶相似。乃知養兵之制實萬
世之仁。而魏公之說不可易也。然魏公既知籍民為兵
之害矣。而陝西義勇之刺實出於公。雖司馬溫公極言
其不便。竟不為止。又何與前言相戾也。

天棘

杜詩云。江蓮搖白羽。天棘夢青絲。下句殊不可曉。說者
曰。天棘柳也。或曰。天門冬也。夢當作弄。既無考據。意亦
短淺。譚浚明嘗為余言。此出佛書。終南長老入定。夢天
帝賜以青棘之香。蓋言江蓮之香。如所夢天棘之香。爾
此詩為僧齊己賦。故引此事。余甚喜其說。然終未知果

出何經。近閱葉石林過庭錄亦言此句出僖書。則浚明之言宜可信。

家乘

山谷晚年作日錄題曰家乘。取孟子晉之乘之義。謫死宜州。永州有唐生者。從之游。為之經紀後事。收拾遺文。獨所謂家乘者。倉忙間為人竊去。尋訪了不可得。後百餘年。史衛王當國。乃有得之以獻者。衛王甚珍之。後黃伯庸帥蜀。以其為雙井之族。乃以贖其行。

中興十策

建炎中大駕駐維揚。康伯可上中興十策。一請皇帝設

此人全見
更字空云

中興十策
一請皇帝設
畧去常制為馬上治用漢故事。選天下英俊日侍左右。講其天下利病。通達外情。四請河北未陷州郡。朝廷不復置吏。詔土人自相推擇。各保鄉社。以兩軍屯要害為聲援。滑州置留府。通接號令。五請刪內侍百司州縣冗員。文書務簡實。以省財便事。六請大赦與民更始。前事一切不問。不限文武。不次登用以收人心。七請北人避胡挈郡邑南來。以從吾君者。其首領皆豪傑。當待之以將帥。不可指為盜賊。八請增損保甲之法。團結山東東西兩淮之民。以備不虞。九請講求漢唐漕。十請許天下直言便宜。塗置使以餽關中。十請許天下直言便宜。

鶴林玉露卷十

奏置籍親覽以廣豪傑進用之路時宰相汪黃輩不能
聽用而伯可名聲由是甚著余觀其策正大的確雖李
伯紀趙元鎮亦何以遠過然厥後秦檜當國伯可乃附
會求進擢為臺郎值慈寧婦養兩宮燕樂伯可專應制
為歌詞諛艷粉飾於是聲名掃地而世但以北柳者卿
輩矣檜死伯可亦貶五羊

不死

楞嚴經佛告波斯匿王汝年十三時見恒河水與今無
異是汝皮肉雖皺見精不皺以明身有老少而見精常
存身有死生而本性常在也晁文元嘗問隱者劉海蟾
所可死者形爾不與形俱寂者固常在也此理本當理
但異端說得黏皮着骨如易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孟
子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伊川曰堯舜幾千年其心至
今在橫渠曰物之故能過化性之故能存神又曰存吾
順事沒吾寧也說得多少混融

月下傳杯詩

揚誠齋月下傳杯詩云老夫渴急月更急酒落杯中月
先入領取青天併入來和月和天都蘸濕天既愛酒自
古傳月不解飲真浪言舉杯將月一口吞舉頭見月猶
在天老夫大笑問客道月是一團還兩團酒入詩腸屈
火發月入詩腸冰雪潑一杯未盡詩已成誦詩向天

誦書太白
莫手寫
太白多氣

亦驚焉。知萬古一骸骨。酌酒更吞一團月。余年十許歲。時侍家君竹谷老人。謁誠齋。親聞誠齋誦此詩。且曰。老
去此作。自謂彷彿李太白。

題貧樂圖

徐思叔題貧樂圖詩。首句云。迺翁畫灰教兒書。嬌兒赤
骭玉雪膚。厥妻曝日補破襦。弊筐何有金十奴。楊伯子
和云。三間破屋一床書。錦心繡口冰肌膚。自紉枯葉作
袴襦。此君便是長鬚奴。王才臣和云。大兄阻饑頗廢書。
小兒忍寒粟生膚。婦縱有禪無一襦。不敢緣此相庸奴。
三詩皆佳。而後出者尤奇。

松栢之貫四時。傲雪霜。皆有拱把。以至合抱。惟竹生長
於旬日之間。而干霄入雲。其挺特堅貞。乃與松栢等此
艸木靈異之尤者也。白樂天東坡頽濱。與近時劉子翬
論竹甚詳。皆未及此。杜陵詩云。平生憩息地。必種數竿
竹。梅聖俞云。買山須買泉。種樹須種竹。信哉。

雍公薦士

虞雍公初除樞密。偶至陳丞相。應求閣子內。見楊誠齋。
千慮策。讀一篇。歎曰。東南乃有此人物。某初除。合薦兩
人。當以此人爲首。應求導誠齋謁雍公。一見握手如舊。
誠齋曰。相公且子細。秀才子口頭言語。豈可便信。雍公
大笑。卒援之登朝。誠齋嘗言。士大夫窮達。初不必容心。

其平生不能開口求薦然薦之改秩者張魏公也薦之立朝者虞雍公也二公皆蜀人皆非有平生雅故雍公有翹館錄載當世人物甚詳

詩興

詩莫尚乎吳聖人言語亦有專是吳者如逝者如斯夫不啻晝夜山梁雌雉時哉時哉無非吳也特不曾彙括協韻爾蓋吳者因物感觸言在於此而意寄於彼義味乃可識非若賦比之直言其事也故吳多兼比賦比賦不兼吳古詩皆然今姑以杜陵詩言之殘潭州云岸花飛送客描燕語留人蓋因飛花語燕傷人情之薄言送傷別鳥聲心與賦而非與殘堂於云暫止飛燕將

王翺公議論

荆公詩云謀臣本自繫安危賤妾何能作禍基但願君王誅宰詔不愁宮裏有西施夫姐已者飛廉惡來之所寄也褒姒者聚子膳夫之所寄也太真者林甫國忠之所寄也女寵蠱君心而後險壬階之以進依之以安大臣格君之事必以遠聲色為第一義而謂不愁宮裏西施何哉范蠡霸越之後脫屣富貴扁舟五湖可謂一

塵不染矣。然猶挾西施以行。蠶非悅其色也。蓋懼其復以蠱吳者。而蠱越則越不可保矣。於是挾之以行。以絕越之禍基。是蠶雖去越。未嘗忘越也。曾謂荆公之見而不及蠶乎。惟管仲之告齊桓公。以豎刁易牙開方為不可用。而謂聲色為不害。霸與荆公之論略同。其論商鞅曰。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夫二帝三王之政。何嘗不行。奚獨有取於鞅哉。東坡曰。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則舜之術也。此說猶回護。不如荆公之直截無忌憚。其詠昭君曰。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推此言也。苟心不相知。臣可以叛其君。蓋天淵懸絕也。其論馮道曰。依已利。人有諸佛菩薩之行。唐質肅折之曰。道事十主。更四姓。安得謂之純臣。荆公乃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亦可謂之非純臣乎。其強辨如此。又曰。有伊尹之志。則放其君可也。有周公之志。則誅其兄可也。有周后妃之志。則求賢審官可也。似此議論。豈特執拗而已。真悖理傷道也。荀卿立性惡之論。法後王之論。李斯得其說。遂以亡秦。今荆公議論。過於荀卿。身試其說。天下既受其毒矣。章蔡祖其說。而推演之。加以凶險。安得不產靖康之禍乎。荆公論韓信曰。貧賤侵陵。富貴驕功。名無復在。芻蕘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人間久寂寥。論曹參曰。束髮山河百戰功。白頭區

貴亦成空。華堂不着新歌舞。却要區區一老翁。二詩意甚正。然其當國也。偏執已見。凡諸君子之論。一切指為流俗。曾不如韓信之師李左車。曹參之師蓋公。又何也。

詩禍

楊子幼以南山種豆之句殺其身。此詩禍之始也。至於空梁落燕泥之句。庭艸無人隨意綠之句。非有所譏刺。徒以凋斲工巧。為暴君所忌。嫉至賈竒禍。則詩真可畏哉。賈至謫岳州。嚴武謫巴州。杜少陵寄詩云。賈筆論孤憤。嚴君賦。幾篇定知深意苦。莫使眾人傳。貝錦無停織。朱絲有斷絃。浦鷗防碎首。霜鶻不空拳。蓋深戒之也。劉亦不免於遇譴。近世蔡持正。數其罪惡。雖兩觀之誅。亦不為過。乃以車蓋亭絕句。謂為譏刺。貶新州。夫小人摛扶君子之詩文。以為罪無恠也。君子豈可亦摛扶小人之詩文。以為罪乎。東坡文章妙絕古今。而其病在於好譏刺。文與可戒以詩云。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蓋深恐其賈禍也。烏臺之勘。赤壁之貶。卒於不免。觀其獄中詩云。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亦可哀矣。然纔出獄。便賦詩云。却對酒杯疑是夢。試拈詩筆已如神。略無懲艾之意。何也。晚年自朱崖量移合浦。郭功甫寄詩云。君恩浩蕩似陽春。海外移來住海濱。莫向沙邊弄明月。夜深無數採珠人。其意亦深矣。渡江以

馮林玉卷下

來詩禍始絕。唯寶紹問中興。江湖集出劉潛夫詩云。不
是朱三能敗危。只緣鄭五欠經綸。又云。東風謬掌花權
柄。却忌孤高不主張。敖器之詩云。梧桐秋雨何王府。楊
柳春風彼相橋。曾景建詩云。九十日春晴景少。一千年
事亂時多。當國者見而惡之。並行貶斥。景建布衣也。臨
川人竟謫春陵死焉。其往春陵也。作詩曰。挾策行。訪
楚囚也。勝流落嶠南州。鬢絲半是吳蠶吐。襟血全因蜀
鳥流。徑窄不妨隨繭粟。路長那更聽鈞鞀。家山千里雲
千疊。十口生離兩地愁。

功成不受賞

扁舟五湖。曾仲連下聊城。而辭千金之謝。却帝秦而逃。
上爵之封。張子房。顛贏。蹶項。而飄然從赤松子遊。皆足
以高出秦漢人物之上。左太冲詩云。功成不受賞。長揖
歸田廬。李太白詩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而世降
俗末。乃有激變稔禍。欺君誤國。殺人害物。以希功賞者。
是誠何心哉。是誠何心哉。

四老安劉

漢高帝晚歲欲易太子。蓋以呂后勢悍。惠帝仁柔為宗。
社遠慮初非溺於戚姬之愛。而為是邪謀也。蘇老泉謂
帝之以太尉屬周勃。及病中欲斬樊噲。皆是知有呂氏

之禍可謂識帝之心者矣。子房智人也，乃引四皓為羽翼，使帝涕泣悲歌而止。帝之泣，豈為兒女子而泣耶？厥後趙王以醜凶，惠帝以憂死，向非呂后先殂，平勃交驩，則劉氏無噍類而火德灰矣。杜牧之所謂四老安劉，是滅劉者誠哉，是言也。夫立子以長，固萬世之定法，然亦不容拘者。秦伯遜而周以興，建成立而唐幾危，一得一失，蓋可見也。夫子善齊桓，首止之盟，而美秦伯為至德，蓋善齊桓者，明萬世之常經也。美秦伯者，示萬世之通誼也。

安子文自贊

既烈已源
以專其功
又在長沙
訂利秦象
致富后虫
擒莫其日
殺之九
日其固
以惠信其
歎耳非其
也

其功父之朝廷，疑其跋扈，伊帥長沙子文，盡室出蜀，嘗自贊云：面目鄒搜，行步磊砢。其人言託住牛周天，我道一場真戲要。今日到湖南，又成一話靶。在長沙計利析秋毫，設聽前秦系成群，糞穢狼籍，肥腴則烹而賣之，罷鎮相載，歸蜀厥後，楊九鼎罪在蜀，以刻剝致諸軍之怨，軍士莫簡，倡亂殺九鼎，剖其腹實以金銀，曰：使其貪腹飽，餓時子文家居，散財結士，生擒莫簡，剖心以祭九鼎，再平蜀難。

釣臺詩

余三十年前於釣臺壁間，塵埃漫漶中，得一詩云：生涯千頃水，雲寬舒卷乾坤一。釣竿夢裏偶然伸，隻脚渠知天子是何官。不知何人作也，句意頗佳。近時戴式之詩

云萬事無心一釣竿三公不換此江止當初誤識劉文叔惹起虛名在世間句雖甚爽意實未然今考史籍光武儒者也素號謹厚觀諸母之言可見矣子陵意氣豪邁實人中龍故有狂奴之稱方其相友於隱約之中傷王室之陵夷歎海宇之橫潰知光武為帝胃之英名義甚正所以激發其志氣而道之以除亮剪逆吹火德於既灰者當必有成謀矣異時披圖興歎岸情迎笑雄姿英發視向時謹軟之文叔如二人焉子陵實陰有功於其間天下既定從容訪求共榻之卧足加帝腹情義如此子陵豈以匹夫自嫌而帝亦豈以萬乘自居哉當是以之與周黨同稱夫周黨特一隱士耳豈若子陵之與王於潛龍之日而琢磨講貫隱然有功於中興之業者哉余嘗題釣臺云平生謹軟刘文叔却與狂奴意氣投激發潛龍雲雨志了知功跨鄧元侯講磨潛佐漢中興豈是空標處士名堪笑史臣無卓識却將周黨與同稱

來蘇渡

脩水深山間有小溪其渡曰來蘇蓋子由貶高安監酒時東坡來訪之經過此渡鄉人以為榮故名以來蘇嗚呼當時小人媒孽摧挫欲置之死地而其所經過之地溪翁野叟亦以為光華人心是非之公其不可泯如此所謂石厭齋斜出者是也

或云子由

一錢斬吏

張乖崖為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視其髮傍巾下。有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乖崖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乃杖我耶。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乖崖援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劍下塔。斬其首。申臺府自劾。崇陽人至今傳之。蓋自五代以來。軍卒凌將帥。胥吏凌長官。餘風至此。時猶未盡除。乖崖此。幸。非為一錢而設。其意深矣。其事偉矣。

馮三元

馮京。字當世。鄂州咸寧人。其父商也。壯年無子。將如京。言固問之。乃言其父有官。因網運欠折。鬻妾以為賠償。之計。遂惻然不忍。犯遣還其父。不索其錢。及歸。妻問買妾安在。具告以故。妻曰。君用心如此。何患無子。居數月。妻有娠。將誕。里中人皆夢鼓吹喧闐。迎狀元。京乃生。家貧甚。讀書於嵩山僧舍。僧有犬。京與其學者烹食之。僧訴之縣。令命作偷狗賦。援筆立成。警聯云。團飯引來。喜掉續貂之尾。索絢牽去。驚回顧免之頭。令擊節釋之。延之上座。明年遂作三元。有詩號嵩山集。皆其未遇時所作。如琴彈夜月。龍魂冷。劍擊秋風。鬼膽寒。吟氣老懷。長劍古。醉胸橫得太行寬。塵埃掉臂離長陌。琴酒和雲。

入舊山豐年足酒容身易世路無嫌着脚難皆不凡。

西山生祠

真西山帥長沙郡人爲立生祠。一夕有大書一詩于壁間者其辭云舉世知公不愛名。湘人苦欲置丹青。西天又出一活佛。南極添成兩壽星。幾百年方鍾間氣。八千春頭祝脩齡。不須更作生祠記。四海蒼生口是銘。

廬陵苗鹽

廬陵苗斛元額三十六萬。承平時民戶納苗一斛。官支與鹽二斗五升。蓋優之也。龍泉太和兩縣去郡差遠。添支一升。渡江以來。非惟官不支鹽。反勒民戶納鹽。由是予民之數。而爲取民之數。抑又甚矣。然前後牧守。不知幾人。曾無一人惻然動心。爲之敷奏蠲閣者。是可歎也。

文章邪正

東山先生楊伯子嘗爲余言。某昔爲宗正丞。真西山以直院兼玉牒官。嘗至某位中。見案上有近時人詩文一編。西山一見。擲之曰。宗丞何用看此。某悚然問故。西山曰。此人大非端士。筆頭雖寫得數句。行所謂木心不正。脉理皆邪。讀之將恐染神亂志。非徒無益。某佩服其言。再三謝之。因言近世如夏英公。丁晉公。王岐公。呂惠卿。林子中。蔡持正輩。亦非無文章。然而君子不道者。皆以是也。

以疑鼠誤

家所謂生戚已。叔戚為樂。乃老莊之本意也。故老莊與佛元不為二。歐陽公云。道家乃貪生之論。佛家乃是死之論。此蓋未嘗深考二家之要旨者也。老莊何嘗貪生。瞿曇何嘗畏死。貪生畏死之說。僅足以排方士而已。韓文公。歐陽公。皆不曾深看佛書。故但能攻其皮毛。唯朱文公早年。洞究釋氏之旨。故其言曰。佛說盡出老莊。今道家有老莊書不看。盡為釋氏竊而用之。却去做效釋氏作經教之屬。如清淨消災度人等經。模擬可笑。而北斗經尤鄙俚。譬如巨室弟子。所有珍寶。悉為之盜去。却去收人家破甕破釜。此論窺見其骨髓矣。然非特文

猫捕兒

唐武后斷王后蕭妃之手足。置於酒甕中。曰。使此二婢骨醉。蕭妃臨死曰。願武為鼠。吾為猫。生世。扼其喉。亦可悲矣。今俗間相傳。謂猫為天子妃者。蓋本此也。予自讀唐史。此段每見。猫得鼠。未嘗不為之稱快。人心之公憤。有千萬年而不可磨滅者。嘗有詩云。陋室偏遭黠鼠欺。狸奴雖小策動奇。扼喉莫訝無遺力。應記當年骨醉時。

鶴林玉露卷之十

廬陵羅大經 景綸

啓運宮望祭殿

福州啓運宮在開元年有七祖御容塑像乃西京陵寢之舊南渡之初迎奉于此時金兵俶擾倉忙間載以籃輿七乘至今猶存別造朱輦七乘列于殿廡專差中官一員主香火謂之直殿節序朝廷遣快行家賫送香燭帥守與直殿同致祭每位用朱槃列食十數品酒三獻云臨安淨慈寺後有望祭殿每歲寒食朝廷差官一員望祭西京諸陵差陞朝官讀祝版其詞云曆正仲春感戴濡於雨露心馳西洛悵遐阻於山川恭惟某祖某宗

是天子而匹夫
不可得此古人
所獨而惟不
存也故昇天
下詔融蹤

靈監在天聖謨傳後秩上陵之典禮徒切望思
之權宜愈深愴慕其禮用盤食茶湯三獻酒余觀柳
厚云每遇寒食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皂隸庸丐皆得上
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今以萬
乘之主乃不獲遂此志至於寓祭此前古之所未有也
端平初金虜既滅朝廷亦嘗遣使脩朝陵之禮荆襄以
兵五千護之未至西京謀報敵騎且至兵不敢進使者
潜偕數騎星馳而往行禮而還其諸陵之無恙與否皆
不可究詰也

就齋詩

嘗訪誠齋於毘陵誠齋作詩送之歸曰梅巷香邊踏雪
來杏花影裏帶春回明朝解纜還千里今日看花更一
杯誰遣文章太驚俗何緣場屋不遺才南溪鷗鷺如相
問為報春吟費麝煤慶元初誠齋與朱文公同召誠齋
力辭永年寄詩云不愁風月只憂時髮為君王寸寸絲
司馬要為元祐起西樞政坐壽皇知苦辭君命驚凡子
清對梅花更與誰夢繞師門三稽首起敲冰硯訴相思
誠齋擊節又送永豐注令詩云錦纜梅花浦江南作縣
歸新來薦鷄牘驚動袞龍衣歲晚情難別心親事却違
恐君天上去扶病出煙霏頗有少陵意態他如露濕看

花脚鶯。帝欲曉山。春消千嶂雪。清逼五湖秋。等句皆佳。

大臣賜家廟

本朝大臣賜家廟者。文彥博。蔡京。鄭居中。鄧洵。武余深。侯蒙。薛昂。白時中。董貫。秦檜。楊存中。吳璘。虞允文。史彌遠。凡十四人。

古婦人

國風云。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又云。予髮曲局。薄言歸沐。蓋古之婦人。夫不在家。則不為容飾也。其遠嫌防微。至於如此。杜陵新昏別云。自嗟貧家女。久致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粧。尤可悲矣。國風之後。唯杜陵不可

古人立碑廟。以繫牲。墓以下棺。厥後乃刻歲月。或識事始末。蓋亦因而文之耳。若湯盤銘。太公丹書。所載諸銘。亦因所用器物著辭。以自警。未嘗為徒文也。後世特立石以紀事。述言。而謂之碑銘。與古異矣。杜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峴山之上。一沉漢水之中。韓退之謂張愉曰。丐我一片石。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後世好名之弊。至於如此。

戒更革

趙韓王為相。置二大甕於坐屏後。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其中。滿即焚之。於通衢。李文靖公曰。沆居重位。實

無補萬分。唯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惟此少以報
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
傷多矣。陸象山云：往時充員敕局，浮食是慚。惟是四方
奏請，廷臣面對，有所建置更革，多下看詳，其或書生貴
游，不諳民事，經於獻計，不知一旦施行，片紙之出，兆姓
蒙害，每與同官悉意論駁。朝廷清朝，常得寢殿編摩之
事，稽考之勤，顧何足以當大官之膳，或庶幾者，僅此可
以償萬一耳。凡此皆至論。夫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古
人曰：利不什，不寔法。甚言更革建置之不可輕也。或曰：
若是則將坐視天下之弊而不之救歟。余曰：不然。昔弊
也，荆公之施行於熙寧者，因弊而寔法也。得一失蓋
可觀矣。或曰：荆公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法度，豈可厚誹
乎。余曰：有志於二帝三王，當自格君心始。不當自寔法
度始。有堯舜之君，則有禹湯之治。有禹湯之君，則有禹
湯之治。法度云乎哉。否則王莽之井田，房琯之車戰，適
足以貽千古之誚耳。朱文公云：浙間學者推尊史記，謂
夏紀贊用行夏之時事，商紀贊用乘殷之輅事。至高祖
紀贊，則曰：朝以十月，黃屋左纁，誠其不用夏時，乘商輅
遷之意，誠恐是如此。但若使高祖真能行夏時，乘商輅
亦只是漢高祖終不可謂之禹湯。

惟不用
夏時
始
亦只是漢高祖終不可謂之禹湯

潘默成

潘良貴字子賤。自少有氣節。崇觀間為館職。不肯遊蔡京父子間。使淮南。不肯與中官同燕。庶靖康召對。力論時宰何臬。唐恪誤國。未幾言皆驗。建炎初。召為右司諫。首論亂臣逆黨。當用重法。以正邦典。壯國威。且及當時用事者。姦邪之人。大為汪黃所忌。書奏三日。左遷而去。復召為右史。從臣向子諲奏事。高宗因與論筆法。言久不輟。子賤舉笏近前。厲声曰。向子諲以無益之言久瀆聖聽。叱之使下。左右皆膽落。由是又去國。晚年力量尤凝定。秦檜勢正炎。冷處一角笑。傲泉石。作三戒。說深蔽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經界法行。獨以立墓之寄。輸帛數尺而已。有磨鏡帖行於世。言讀書者。將以治心養性。如用藥以磨鏡也。若積藥鏡上。而不加磨治。未必不反為鏡。累張禹孔光是已。其大意如此。世以為名言。子賤自號默成居士。

諸葛武侯

伊尹祿之以天下。不顧也。繫馬千駟。弗受也。天下信之矣。故事湯事桀。廢辟復辟。不惟天下不以為疑。而桀與太甲亦無一毫疑忌之心。東坡論之曰。辨天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徠天下者。

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此論甚當。後世唯諸葛武侯有伊尹風味。其州廬三顧而後起。與耕莘聘幣已略相類。觀其告後主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庫有餘帛。廩有餘粟。以負陛下。觀此言。則其視富貴為何等物。故先主臨終謂之曰。嗣子可輔。之如其不然。君可自取。非先主照見孔明肝膽。其肯發此言。雖然。先主孔明魚水相得。發此言無難也。此言之發。後主與左右固皆聞之矣。後主非明君。

一人敢與單辭之謗。後主倚信亦卒無纖芥之疑。何哉。只緣平時心事暴白。足以取信上下。故也。自三代而後。可謂絕無而僅有矣。後之君子。爭一階半級。雖殺人亦為之自少。至老貪榮嗜利。如飛蛾之赴燭。蝸牛之升壁。青蠅之逐臭。而曰我能立大節。辦大事。其誰能信之。

殺核對答

楊東山嘗為余言。昔周益公。洪容齋嘗侍壽皇宴。因談肴核。上問容齋。鄉里所產。容齋番陽人也。對曰。沙地馬蹄鼈。雪天牛尾狸。又問益公。廬陵人也。對曰。金棋玉版筍。銀杏水精葱。上吟賞。又問一侍從。忘其名。浙人。

也對曰螺頭新婦臂龜脚老婁牙四者皆海鮮也上為之一笑其嘗陋三公之對昔其帥五羊時漕倉市舶三使者皆閩浙人酒邊各盛言其鄉里果核魚蝦之美復問其鄉里何所產其笑曰他無所產但產一歐陽子耳三公笑且慙

初筮謁郡

揚東山言其初筮為永州零陵主簿太守趙謚字安卿丞相元鎮子也初參之時客將傳言待衆官退却請主簿客退趙具冠裳端立堂上凡再請其不動三請其解其意遂庭趨一揖上塔真叔逐一還危禮數既畢立問歸誠齋報曰此乃教誨吾子也他日得力處當在此某意猶未平後涉歷稍深方知此公善教人尚有前輩典刑朱文公云人家子弟初出仕宦須是討喫人打罵底差遣方是有益亦此意

柔福帝姬

漢昭帝時夏陽男子成方遂居湖有故太子舍人謂之曰子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利其言乃乘黃犢車詣北闕自稱衛太子公卿以下莫敢發言雋不疑後至叱吏收縛竟得其姦靖康之亂柔福帝姬隨此狩建炎四年有女子詣闕稱為柔福自虜中潛歸詔遣老宮人視之其

貌良是問以宮禁舊事略能言彷彿但以足長大疑之
女子孽威曰金人驅迫如牛羊眈足行萬里寧復故態
哉上惻然不疑其詐即詔入宮授福國長公上下降高
世榮汪龍溪行制詞云彭城方急魯元嘗困於面馳江
左既興益壽宜克於禁鬻資粧一萬八千緡紹興十二
年顯仁太后回鑿言柔福死于虜中久矣始知其詐執
付詔獄乃一女巫也嘗遇一宮婢謂之曰子貌甚類柔
福因告以宮禁事教之為詐遂伏誅前後請給錫賚計
四十七萬九千緡古今事未嘗無對成方遂遇雋不疑
故其詐不行此女巫若此顯仁之婦當貴終身矣

得錢聽民為賈區廟中雜喧既無所不至張安道知
南京上疏言宋王業所基也而以火王闕伯封於商丘
以主大火微子為宋始封此二祠者獨不可免於鬻乎
神考覽之震怒批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
廟皆得免鬻近時豫章嘗於孺子亭前賣酒劉潛夫題
詩云孺子亭前插酒旗遊人那解薦江離白鷗欲下還
飛起曾見當年解榻時帥聞之亟令住賣嘉定間臨安
西湖上三賢堂亦賣酒太學士人題詩云和靖東坡白
樂天幾年秋菊薦寒泉如今往事都休問且為官司趁
酒錢府尹聞之亦愧而止

蘄黃二守

嘉定辛巳三月金人圍黃州詔馮榘援蘄黃榘遷延不
進黃州守何大節字立可召僚佐告之曰城危矣而救
不至諸君多有親老且非守土之臣可以死可以無死
乃各予以差出之檄使為去計自取郡印佩之誓以死
守一夕輿兵忽奔告曰城陷矣擁之登車纔出門虜兵
已紛集大節竟自沉于江未一月又陷蘄州守李誠之
字茂欽手殺其妻子奴婢然後自殺官屬多死之朝廷
褒贈誠之且為立廟而寧宗帝紀書大節棄城遁二人
皆出太學劉潛夫詩云淮堦便合營雙廟太學今方出
二語入云世谷今猶疑許遠君王元元未識事
立解嘲然等死耳茂欽果決是以全節中立遺懼是

敗名忠臣義士可以監矣

儉約

李若谷為長社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即止東坡謫齊
安日用不過百五十每月朔取錢四千五百斷為三十
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盡又挑取一塊即藏去又以竹筒
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云此曹耘老法也又與李公擇
書云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
道張無垢云余平生貧困處之亦自有法每日用度不
過數十金亦自足至今不易也有客自耒陽來言鄭亨
仲日以數十金懸壁間椒桂葱薑約以一二金曰吾

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要見舊時齏鹽風味。甚長久也。仇泰然守四明。與一幙官極相得。一日問及公家自用多少。對以十口之家。日用十錢。泰然曰。何用許多錢。曰。早具少肉。晚菜。羨泰然驚曰。某為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是喫菜。公為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自爾見踈。余嘗謂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大凡貪淫之過。未有不生於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可以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蓄淡泊。有久長之理。是可以養壽也。醉醲飽鮮。昏人神志。若耽食菜羹。則腸胃清虛。無滓無積。是可以養神也。奢則妄取。苟

斷决

吳請成於越。勾踐欲許之。范蠡不可。楚求和於漢。高帝欲許之。張良不可。此霸王成否之機也。二子亦明决矣哉。故曰。需者事之賊。又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臣諂主愚

桓玄竄位。登御牀。地忽陷。群臣失色。殷仲文曰。良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南燕汝水不冰。燕主超惡之。李超曰。良由逼帶京城。近日月也。燕主亦大悅。下誦上愚。可發一笑。

針髮道人

朱文公有足疾嘗有道人為施針灸之術旋覺輕安公大喜厚謝之且贈以詩云我載相扶藉瘦筇一針還竟有奇功出門放杖兒童笑不是從前勃窣翁道人得詩徑去未數日足疾大作甚於未針時亟令人尋逐道人已莫知其所往矣公歎息曰某非欲罪之但欲追索其詩恐其持此誤他人爾

檀弓脫句

禮記檀弓子貢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做吾郡劉尚書美中家有古本禮記梁木其壞之下有則吾將安仗五字

正家曰卑弱曰孝愛曰和睦曰儉質曰寬惠曰講學曰言如杜詩云嗟汝未嫁女秉心有忡忡防身動如律竭力機杼中凡此等句便可入正靜他皆做此嘗以書屬靜春先生劉子澄纂輯迄不能成公蓋欲以配小學書也

二老相訪

慶元間周益公以宰相退休楊誠齋以秘書監退休寶為吾邦二大老益公嘗訪誠齋于南溪之上留詩云楊監全勝賀監家賜湖豈比賜書華四環自闢三徑頃刻能開七花門外有田供伏臘山中無處不煙霞却慙下客非摩詰無畫無詩只謾談誠齋和云相國來臨

處士家山間艸木也光華高軒行李能過李小隊尋花
到浣花留贈新詩光奪月端令老子氣成霞末論藏去
傳貽厥拈向田夫野老誇好事者繪以為圖誠齋題云
平叔曾過魏秀才何如老子致元台蒼松白石青苔徑
也不傳呼宰相來用魏野詩翻案也厥後誠齋家嗣東
山先生伯子端平初累辭召命以集英殿脩撰致任家
居年八十雲巢曾無疑益公門人也年尤高嘗携茶袖
詩訪伯子其詩云褰衣不待履霜回到得如今亦樂哉
泓穎有時供戲劇軒裳無用任塵埃眉頭猶自懷千恨
與到何如酒一杯知道華山方睡竟打門聊伴茗奴來
伯子知云雲舟不肯入金口垂金羅月露示
時披宿霧木犀香裡絕纖埃錦心綉口垂金羅月露示

漢二獻

周益公云漢二獻皆好書而其傳國皆最遠士大夫家

鳥木在落卷十一

其可使讀書種子衰息乎。

風香

杜陵詩云。色難臭腐。食風香。色難臭腐。用仙家玉方平事。獨食風香三字。解者不註。所出。余觀佛書云。凡諸所襲風與香等意。杜陵用此。

示儉

宋高祖留葛燈籠。麻繩拂於陰室。唐太宗留柞木梳。黑角篋於寢宮。以此示後。世猶奢。

識字

西漢諸儒。楊子雲獨稱識字。韓文公云。凡為文者。宜略識字。則識字。豈易乎。景于。九年。月。日。未。或。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萬卷百車

唐李渤問歸宗禪師曰。須彌納芥子。僕即不疑。芥子藏須彌。恐無是理。歸宗曰。人言學士讀萬卷書。是否。渤曰。然。歸宗曰。是心如椰子。大萬卷書。從何處着。荆公詩云。巫醫之所知。醫史之所業。載車必百兩。獨以方寸攝。即歸宗之意。余謂一心具一太極。前輩謂鵬搏鯤運。不足計其深。日升月沉。不足計其廣。然萬卷百車。又何足道。

湯武

湯武應天順人之舉。實出於伊尹。太公。湯五遣伊尹。適夏意。亦可見。伊尹既醜。有夏遂相。湯伐桀。詩曰。貫維爾。

衡實左右商王。不言湯用伊尹也。書之誓。有以地言者。甘誓是也。有以人言者。湯誓是也。有以國言者。秦誓是也。秦誓左傳。孟氏皆謂之太誓。古字秦太通。前輩謂伐商之謀。本於太公。故以名誓。詩曰。維岳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不言武王用太公也。湯武非富天下之志於此可見。雖然。夫子則不以是。而恕湯武也。序書之詞曰。湯勝夏曰。武王勝殷。殺受。未嘗分其罪於伊尹太公。此與春秋書許世子止趙盾同一筆也。東坡海外論可謂深識周孔之心矣。余嘗疑商之取夏。周之取商。一也。湯崩而太甲不明。甚於成王之幼冲。然夏人帖然。未嘗萌蠢動之心。及武王既喪商。一朝拜何也。湯於比之詩。悲哀急自及。然若不可以一朝拜何也。湯於桀於南巢。蓋公聽其自屏於一方而終耳。未至如以詩言斬紂之甚也。故夏人之痛。不如商人。夫以懷王之死。楚人尚且悲憤不已。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之語。况六百年仁恩之所滲漉者哉。當是時。若非以周公之聖。消息彌縫於其間。則周之復為商也。決矣。且湯既勝夏。猶有慙德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至于武王。則全無此等意思矣。由是論之。湯武亦豈可並言哉。朱文公云。成湯聖敬。日躋與盤。銘數語。猶有細密工夫。至武王往。並不見其切已事。

景不訓仰

池鷗

大學蘊道齋有小池。忽一鷗飛來。容與甚久。一同客生題詩云。朝來池上有斯事。火急報教同舍知。昨夜雨餘春水滿。白鷗飛下立多時。讀者賞其醞藉。

狐裘障泥

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長孫道生一熊皮障泥數十年。蓋貴而能儉。若淵明十年著一冠。則言其貧也。

林玉露卷之十

廬陵羅大經 景綸

兄弟偈

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此三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為弟兄。詞意藹然。足以啓人友于之愛。然余嘗謂人倫有五。而兄弟相處之日最長。君臣之遇合。朋友之會聚。久速固難必也。父之生子。妻之配夫。其早者皆以二十歲為率。惟兄弟或一二年。或四三年相繼而生。自竹馬遊戲。以至鮐背鶴髮。其相與周旋多者。至七八十年之久。若恩意浹洽。猜間不生。其樂豈有涯哉。近時有周益公。以太傅退休。其兄秉成先

馬六云 卷之十一

生以將作監丞退休年皆八十詩酒相娛者終其身享泉
趙昌甫兄弟亦俱隱玉山之下蒼顏華髮相從於泉石之
間皆年近九十真人間至樂之事亦人間希有之事也

烏石題名

嚴州烏石寺在高山之上有岳武穆飛張循王俊劉太
尉光世題名劉不能書令侍兒意真代書姜堯章題詩
云諸老凋零極可哀尚留名姓歷崔嵬劉郎可是疎文
墨幾點燕支澗綠苔

臨事之智

大凡臨事無大皆貴乎智者何隨機應變足以弭

大凡臨事者是大凡皆貴乎智者何隨機應變足以弭

假從心却是
權宜危引

此奉未受
見水有毒
豈得不究
而自進去
俾也

不如作恤士
卒勿自適
已何如
未是

攬轡復行衆不敢謹真宗不豫李文定公以宰相宿內
祈禳時太子尚幼八大王元儼者頗有威名問疾留禁
中累日不出執政患之偶翰林司以金盃貯熟水過問
之曰王所需也文定取案上墨筆攬水中畫黑王見之
大駭意其為毒也即上馬去文潞公知成都大雪會客
帳下卒有諛語共折井亭燒以禦寒軍將以聞公徐曰
今夜誠寒真弊矣正欲改造更有一亭可畫折為薪樂
飲如常明日乃究問先折亭者杖而流之前輩如此類
甚多皆所謂知也小而文潞公幼年之浮穉司馬公幼
年之擊竈亦皆於倉卒之中有變通之術世傳趨從善

狗人小知
不足多矣

尚且為東
何益於子

黃炳此法
最為上乘

尹臨安宮寺欲窘之一日內索朱紅卓子三百隻限一
日辦從善命於市中取茶卓一樣三百隻糊以清江紙
用朱漆塗之咄嗟而成兩宮幸聚景園田索火炬三千
枝限以時刻從善命於倡家取竹簾束之頃刻而辦辛
幼安在長沙欲於後園建樓賞中秋時已八月初旬矣
吏白他皆可辦唯瓦難辦幼安命於市上每家以錢一
百賃簷前瓦二十片限兩月以瓦收錢於是瓦不可勝
用嘉熙間江西峒丁反吉州萬安宰黃炳鳩兵守備一
日五更探報寇且至炳亟遣巡尉領兵迎敵眾皆曰空
腹奈何炳曰第速行飯即至矣炳乃率吏輩攜行羅木
桶公市民之明日知縣買飯時是城報飲飽餐一
飯熟水厚酬其且負之以行於是城報飲飽餐一
寇由此論功擢守臨川兼庾節

雨晴詩

杜陵詩云雨晴山不改晴罷峽如新言或雨或晴山之
體本無改變然既雨初晴則山之精神煥然有如新焉
朱文公寄籍溪胡原仲詩云甕牖前頭翠作屏晚來相
對靜儀刑浮雲一任閑舒卷萬古青山只磨青胡五峯
見之以為有體而無用乃賡之曰幽人偏愛青山好為
是青山青不老山中雲出雨乾坤洗出一番青更好文
公用杜上句意五峯用杜下句意然杜只是寫物二公
則以喻道

善師

鼓琴何妨

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琴以不鼓為妙。棋以不着為高。

子家羈

子家羈不欲昭公與季氏立異。子家羈豈黨季氏者乎。陳平周勃不與呂氏立異。平勃豈黨呂氏者乎。狄仁傑不與武氏立異。仁傑豈黨武氏者乎。處事變者須識此意。雖然。夫子三都之墮。王陵庭爭之語。駱賓王舉兵之檄。亦不可少也。聲大義者。張膽而明目。定大策者。潛慮而密謀。

中興賦聯

興之羨賦第五韻隔對云。葱嶺金堤不日復。廣幹之土。泰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塵。時諸郡試卷多經御覽。高宗親書此聯於幅紙黏之殿壁。及唱名。王音云。卿便是。陳脩吟誦此聯。凄然出涕。問卿年幾何。對曰。臣年七十。三問卿有幾子。對曰。臣尚未娶。乃詔出內人施氏嫁之。年三十。賞奩甚厚。時人戲為之語曰。新人若問郎年幾。五十年前二十三。其年第五人方着。興化人解試中興。日月可真賦一聯云。佇觀僚屬復光司隸之儀。忍死須臾。咸泣山東之淚。亦經御覽。親筆錄記。唱名日。特命加一資。上恢復初志。隨寓發見。感憤如此。而卒於不遂。秦檜之罪。可勝誅乎。

晏先

淳熙間。廬陵有惡少子曰晏先。以殺人滅等流嶺南行。有日逢其黨二人於市。晏目之曰。盍免我乎。二人不應而去。行數日送徒者。節其飲食有害之意。一夕止旅舍。二人者忽來為酒饌饗晏。及送徒者。盡夕歌呼。至曉偕行。過荒林間。二人以白金一笏。擲于地。抽刃言曰。晏吾兄弟也。汝能釋使逃。請以此金為謝。不然不能俱生矣。送徒者欣然破械縱去。為疑冢道傍而反。越三十年。晏自淮駕巨艦來歸。皆貨鉅萬。訪二人皆死矣。妻子方貧不能自活。晏哭祭其墓。盡哀厚遺其妻子。乃去。鄭毅夫過朱亥墓詩云。高論唐虞儒者事。賈君負國山且。以君莫笑金椎陋。却是屠沽解報恩。諒哉。

老馬

韓子管仲隰朋。從桓公伐孤竹。春往而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焉。杜陵詩云。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用此事也。東坡代滕達道疏云。自念舊臣。譬之老馬。雖筋力已衰。不堪致遠。而經涉險阻。粗識道路。又用杜詩意。

師子驄

唐太宗末年。讖家明言女主昌。又明言為武氏。又明言其人已在官中。乃以疑似殺李君羨。過矣。則天當時特一宮嬪。誠無可疑之迹。然史載太宗有駿馬曰師子驄。

極猛悍。太宗親控馭之。不能馴。則天時侍側曰。惟妾能制之。太宗問其術。對曰。妾有三物。始則捶以鐵鞭。不服則擊以鐵撾。又不服則以七首斷其喉。爾由此觀之。其英烈猛厲之氣。亦自發露。特太宗不之覺耳。則天後來駕馭群臣。專用此術。

無思無為

袁和叔云。非木非石。無思無為。楊敬仲深愛其語。故銘其墓曰。和叔之覺。人所未知。非木非石。無思無為。蓋以為造極之語也。然余觀蘇頲論語解云。必有光。心必有所。聖人無思。非無思也。外無物。內無我。物我既盡。心全而不亂。物至而知可否。可者行。不可者止。因其然。然而吾未嘗思。未嘗為。此所謂無思無為也。如使木石不動。與木石為偶。而謂之無思無為。則亦何以通天下之故哉。此說即和叔之說也。豈敬仲未之見耶。禪家去昏散病。絕斷常坑。蓋昏與斷。則如木如石矣。散與常。則妄思妄為矣。又云。貴真空。不貴頑空。蓋頑空則頑然無知之空。木石是也。若真空則猶之天焉。湛然寂然。元無一物。然四時自爾行。百物自爾生。粲為日。星瀚為雲霧。沛為雨露。轟為雷霆。皆自虛空生。而所謂湛然寂然者。自若也。頲濱深味禪悅。故其論亦此意。

養雞養虎

內繕已性。當如紀消之養雞。外順物性。當如顏闔之養虎。

了死生

淵明詩云。既來孰不去。人理固有終。居常待其盡。曲肱
豈傷冲。此脩身俟死之意也。可謂了死生矣。謝溪堂詩
云。淵明從遠公了。此一大事。余謂淵明性資高邁。豈待從
遠公而後了。况其言曰。得知千載外。上賴古人書。又曰。羲
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曾中叟。彌縫使其淳。則其
於六經孔孟之書。固已探其微矣。於了死生乎何有。

晚唐詩人

晚唐詩綺靡乏風骨。或者薄之。且因王維儲光義輩。而
并薄其人。然氣節之士。亦往往出於其間。昭宗末年。朱
溫篡形已成。韓偓在翰林。蘇檢數為經營。入相。偓怒。三
公不能有所為。今朝夕不濟。乃欲以此相。汗耶昭宗。以
相偓。辭而薦趙崇。崔胤怒。使溫詰而逐之。昭宗與之
泣別。偓泣曰。臣得遠貶。及死乃幸。不忍見篡弒之辱也。
司空圖初為禮部員外郎。棄官隱居。王官谷。累徵不起。
柳璨以詔書徵之。圖懼。詣洛陽。入見。佯為衰野。墜笏失
儀。乃下詔。以為傲代。鈞名放還山。羅隱。乾符中舉進士。
十上不第。黃巢亂。歸依錢鏐。及朱溫篡。詔至。痛哭。勸鏐
舉義。鏐不能從。溫聞其名。以諫議大夫招之。不就。事鏐。
終於著作佐郎。若三子者。又可以晚唐詩人薄之乎。

詩疊字

詩有一句疊三字者。如吳融秋樹詩云。一聲南鴈已先

紅撼撼淒淒葉葉同是也。有一句連三字者。如劉駕云
樹樹樹梢啼曉鶯。夜夜夜深聞子規。是也。有兩句連三
字者。如白樂天云。新詩三十軸。軸金玉聲。是也。有三
聯疊字者。如古詩云。青。河畔州鬱。園中柳盈。樓
上女皎。當窓牖娥。紅粉粧纖。出素手。是也。有七
聯疊字者。昌黎南山詩云。延。離。又。屬。夫。叛。還。邁。喞。
魚。闖。萍。落。月。經。宿。閭。樹。墻。垣。巘。架。庫。概。參。
削。劍。戟。埃。銜。瑩。琇。敷。花。披。萼。闌。屋。摧。雷。悠。舒。
而安兀。狂以徂。超。出。猶。奔。蝨。駭。不。愁。是。也。近時
李易安詞云。尋。覓。冷。清。淒。淒。慘。戚。起。頭。
連。疊。七。字。以。一。婦。人。乃。能。創。意。出。奇。如。此。

韓璜廉按

紹興中。王鈇帥番禺。有狼籍聲朝廷。除司諫。韓璜為廣
東提刑。令往廉按。憲治在韶陽。韓繞建臺。即行部詣番
禺。王憂其寢食幾廢。有妾故錢塘倡也。問主公何憂。王
告之故。妾曰。不足憂也。璜即韓九字叔夏。舊游妾家。最
好歡。須其來。強邀之飲。妾當有以敗其守。已而韓至。王
郊迎。不見入城。乃見岸上。不交一談。次日報謁。王宿治
具於別館。茶罷邀游郡圃。不許。固請乃可。至別館。水陸
畢陳。伎樂大作。韓踴躍不安。王麾去伎樂。陰命諸倡。淡
粧詐作姬侍。迎入後堂劇飲。酒半。妾於簾內歌。韓昔日
所贈之詞。韓聞之。心動。狂不自制。曰。汝乃在此耶。即欲

遊後而可
則敗守之
端已見矣
望其力

一於兩足以
敗以守何
言守也

見之妾隔簾故邀其滿引至再至三終不肯出韓心益
急妾乃曰司諫曩在妾家最善舞今日能為妾舞一曲
即當出也韓醉甚不知所以即索舞衫塗抹粉墨踉蹌
而起忽跌于地王亟命索輿諸倡扶掖而登歸船昏然
酣寢五更酒醒覺衣衫拘絆索燭覓鏡羞愧無以自容
即解舟還臺不敢復有所問此聲流播旋遭彈劾王迄
善罷夫子曰振也欲焉得剛韓璜之謂矣

伯夷太公

太公之鷹揚伯夷之叩馬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太公處
東海之濱進而以功業濟世伯夷處北海之濱退而以
名節勵世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故各為世間辦一大
事可謂無負文王之所養矣使伯夷出於任太公之事
則太公亦必退而為伯夷之事所謂易地則皆然切意
二老受文王之養平居暇日同堂合席念王室之如燬
固欲起而救亂思冠冕之毀裂又恐因而階亂故水火
相濟鹽梅相成各以一事自任如三仁之自獻自靖或
殺身以全節或歸周以全祀或佯狂以全道均不失本
心之德而已矣豈故相矛盾者哉觀伯夷之諫太公扶
而去之曰義士意可見矣

擒虎尋龍

紹興乙卯以旱禱雨諫議大夫趙霈上言自來祈禱斷
屠止禁猪羊今後請并禁鵝鴨時胡致堂在面掖見之

當時情文
便是何必
同堂合席

我多聽諫
說氣死
龍虎大

王有餘
身罷正
言覺輸
指虎容
院一著

涉境為
王錄之
妾改污
亦如法祖

璫以光道
失君之之也
手談公又不
同如梨類
何極可泣
庵取物何
傷子卿

笑曰可謂鴛鴨諫議矣。聞虜中有龍虎大王，當以鴛鴨諫議當之。嘉定中，察院羅相上言：越州多虎，乞行下措，置多方捕殺。正言張次賢上言：大盤嶺乃禁中來龍，乞禁人行。太學諸生遂有羅擒虎、張尋龍之對。

自警詩

胡澹庵十年貶海外，北歸之日，飲于湘潭胡氏園，題詩云：君恩許歸此一醉，傍有梨頰生微滑。謂侍妓黎倩也。厥後朱文公見之，題絕句云：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梨渦却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文公全集載此詩，但題曰自警云。余觀東坡志林載張元忠之說，蘇曰：子卿齒雪啖檀，蹈血出此，所謂了死生之際，然不免與胡婦生子，而況洞房紉繡之下乎？乃知此未易消除。文公之論澹庵，亦猶張元忠之論蘇子卿也。近時鄭叔友論劉項曰：項王有吞嶽瀆意，氣咸陽三月火，骸骨亂如麻，哭聲慘怛天日，而眉容不斂，是必鐵作心肝者。然當垓下訣別之際，寶區血廟了不經意，惟眷一婦人，悲歌悵飲，情不自禁。高帝非夫人歟，能決意於太公呂后，而不能決意於戚夫人，杯羹可分，則笑媢自若，羽翼已成，則歛歎不止，乃知尤物移人，雖大智大勇不能免。由是言之，世上無如人欲險，信哉。

虞賓

堯不以天下與丹朱，而與舜。世皆謂聖人至公無私，知

愛天下而不知愛其子。余謂帝堯此舉固所以愛天下也。尤所以愛舟朱也。異時雲行雨施，萬國咸寧，虛實在位，同其福慶，則安家而厚蒼生，兩得之矣。若使其以傲虐之資，輕居臣民之上，則毒痛四海，不有南巢之放，必有牧野之誅，尚得為愛之乎？曾子曰：君子愛人以德，麗德公曰：吾遺子孫以安，堯舜之於子，亦不過愛之以德，遺之以安耳。故愛子者，人之常情也。堯舜豈外人之常情，以為異哉？故其書曰：典。

信美樓記

項平甫作信美樓記云：王仲宣之言曰：雖信美，非吾土。予曾何足以少留？自仲宣至今，千有餘年，文士一詞曰：此思辯之曲也。曾未有考其文而論其心者。蓋仲宣莫貴公孫也。少依王室，世受國恩，雖遯身南夏，而繫志而周，彼以為撫清漳，曲沮之流，不若灞滻涇渭之遠清也。覽昭立陶牧之勝，不若終峻且華之亟平也。身道路之一開，憂日月之逾邁，故戛然以是為不可久留。蓋士之出處不齊久矣。充仲宣之賦，當與子美岳陽樓五言太白鳳凰臺長句同帙，而共編不當與張翰思吳之歎、班超玉門之書、馬援浪泊西里之念雜然為一議狀也。平甫此論得仲宣之心矣。仲宣不依曹黃二表而依劉表，意亦可見。故仲宣之忠於漢，陶淵明之忠於晉，羅昭諫之忠於唐，皆詩人文士之識大義有氣節者。樓乃胡仲

方為荆南撫幹時所建楊誠齋題詩云大資孫子大參
孫嘉隗膏中萬卷橫樓上已推千古恨晚潮更作斷腸
聲亦平甫之意

朱温母兄

朱温父誠以五經教授人皆號朱五經温為節度使其
母王氏猶傭食蕭縣劉崇家始迎以歸温舉觴為壽啓
曰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為節度使無忝於
先人矣母惻然良久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義未
必如先人也賢哉此媪深哉此言其於朱五經之學必
蓋嘗有聞矣温篡位之日與宗戚飲博酒酣其兄全昱
忽投瓊擊盆中迸散睨曰朱三爾礪山一百姓從黃
為盜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於汝何負而滅唐家三
百年社稷吾行見汝赤其族矣何以博為全昱此言亦
甚賢也然則温之父賢母又賢兄又賢獨温凶德可苟
卿謂人性惡其然豈其然乎

詩文反句

杜詩有反言之者如云立判野鶴如雙鬢若正言之當
云雙鬢如野鶴也又云黃鵠高於五尺童化為白鳧似
老翁若正言之當云五尺童時似黃鵠化為老翁似白
鳧也他如紅豆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亦然左
氏傳曰室於怒市於色曾南豐曰室於議塗於歎皆如
此類

達賢錄

魏鶴山云某嘗以呂文穆夾袋冊韓忠獻甲乙丙丁集
呂正獻掌記曾宣靖雌黃公議司馬公薦士編陳密學
章藻范文獻手記近世震忠蕭翹材館錄之類萃為一
篇名達賢錄亦使士大夫識得行已用世規模須是推
誠心布公道集謀慮廣忠益不惟資人輔已濟一旦之
用往居德養才流風所被薰習演也逮乎數世乃是
先知先覺職分當然鶴山此論可謂任重道遠然薦士
非難下和之識王九方臯之識馬此豈有法之識傳哉
若識鑒未至徒以偏駁錮滯之意見稱量摸索其不為
王荆公者幾希荆公常曰當今可望者惟呂惠卿一人
又曰章子厚才極高但為流俗所毀耳嗚呼翹材之所
延夾袋之所載便盡如荆公之選掄則是蛇虺之淵虎
狼之藪也其流毒可勝道哉故量足以容君子識足以
辨小人可以為太臣矣

好人好事

豫章旅邸有題十二字云願天常生善人願人常行善事
鄒景孟表而出之以為奇語吾鄉前輩彭執中云住世一
日則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則行一日好事亦名言也

盜賊脫身

自古盜賊如黃巢儂智高敗績之後皆能脫身自免巢
髡髮為僧題詩自贊有鐵衣着盡著僧衣之句智高敗

後惟金龍衣在。或謂入海。或謂奔大異國。淳熙間。江湖
茶商相挺為盜。推荆南茶駟。賴文政為首。文政多智。年
已六十。不從。曰：天子無失德。天下無他憂。將欲何為。群
兇不聽。以刀脅之。黽勉而從。文政知事必不集。陰求貌
類已者一人。曰劉四。以煎油糍為業。使執役左右。辛幼
安為江西憲。親提死士與之角。困屈。請降。文政日與渠
魁數人來見。約日束兵退。既謂其徒曰：辛提刑瞻視不
常。必將殺我。欲遁去。其徒不可。則曰：寧斷吾首。以降死
先後不過數日耳。其徒又不忍。乃斬劉四之首。使偽為
已首以出。而文政竟遁去。官軍迄不知其首級之偽為也。

晚學

高適五十始作詩。為少陵所推。老蘇三十始讀書。若
公所許。功深力到。無早晚也。聖賢之學亦然。坡詩云
貧家淨掃地。貧女巧梳頭。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朱
文公每借此句作話頭。接引窮鄉晚學之士。

付與天地

荆公詩云：豈無它憂。能老我。付與天地從今始。朱文公每
喜誦之。

鶴林玉露卷之十二

